

第七十四回

長庚傳報魔頭狠

行者施爲變化能

情慾原因總一般，有情有慾自如然。沙門修煉紛紛士，斷慾忘情即是禪。須着意，要心堅，一塵不染月當天。行功進步休教錯，行滿功完大覺仙。

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慾網，跳出情牢，放馬西行。走不多時，又是夏盡秋初，新涼透體。但見那——

急雨收殘暑，梧桐一葉驚。螢飛莎徑晚，蛩語月華明。黃萋開映露，紅蓼遍沙汀。蒲柳先零落，寒蟬應律鳴。

三藏正然行處，忽見一座高山，峯插碧空，真個是摩星礙日。長老心中害怕，叫悟空道：「你看前面這山，十分高聳，但不知有路通行否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說那裏話？自古道：『山

高自有客行路，水深自有渡船人。」豈無通達之理？可放心前去。」長老聞言，喜笑花生，揚鞭策馬而進，徑上高岩。行不數里，見一老者，鬢蓬鬆，白髮飄搖，鬚稀朗，銀絲擺動，項掛一串數珠子，手持拐杖，現龍頭，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，高呼：「西進的長老，且暫住驂，緊兜玉勒。這山上有一夥妖魔，吃盡了閻浮世上人，不可前進。」

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。一是馬的足下不平，二是坐個雕鞍不穩，撲的跌下馬來，掙挫不動，睡在草裏哼哩。行者近前攙起道：「莫怕，莫怕！有我哩！你等我去問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的相貌醜陋，言語粗俗，怕衝撞了他，問不出個實信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是變了我看。」好大聖，捻着訣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，真個是目秀眉清，頭圓臉正，行動有斯文之氣象，開口無俗類之言辭，抖一抖錦衣直裰，拽步上前，向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我可變得好麼？」三藏見了，大喜道：「變得好！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好！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。老豬就滾上二三年，也變不得這等俊俏！」

好大聖，躲離了他們，竟直近前，對那老者躬身道：「老公公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老兒見他

生得俊雅，年少身輕，待答不答的，還了他個禮，用手摸着他的頭兒，笑嘻嘻問道：『小和尚，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，特上西天拜佛求經。適到此間，聞得公公報說有妖怪，我師父胆小怕懼，着我來問一聲。端的是甚妖怪，他敢這般短路？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，我好把他貶解起身。』那老兒笑道：『你這小和尚年幼，不知好歹，言不幫襯。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，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據你之言，似有護他之意，必定與他有親，或是緊鄰契友；不然，怎麼長他的威智，與他的節概，不肯傾心吐胆，不瞞你說，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。』

那公公不識竅，只管問他。他就把臉抹一抹，即現出本像，咨牙俛嘴，兩股通紅，腰間繫一條虎皮裙，手裏執一根金箍棒，立在石崖之下，就像個活雷公。那老者見了，嚇得面容失色。一問他個來歷，公公點頭笑道：『這和尚倒會弄嘴，想是跟你師父遊方，到處兒學些法术，或者會驅縛魍魎，與人家鎮宅除邪，你不會撞見十分狼怪哩。』行者道：『怎的狼？』公公道：『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，五百阿羅都來迎接；一紙簡上天宮，十一大隴個個相欽。四海龍曾與他

爲友，八洞仙常與他作會。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，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。」

大聖聞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，用手扯着老者道：「不要說！不要說！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厮爲兄弟朋友，也不見十分高作。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，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！」公公道：「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！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厮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實不瞞你說。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，姓孫，名悟空。當年也曾做過妖精，幹過大事。曾因會衆魔，多飲了幾杯酒，睡着，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。一時怒發，將金箍棒打傷鬼判，誑倒閻王，幾乎掀翻了森羅殿。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，十閻王僉名畫字，教我饒他打，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厮。」

那公公聞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，莫想再長得大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官兒似我這般大也殼了。」公公道：「你年幾歲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猜猜看。」老者道：「有七八歲罷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有一萬個七八歲！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，你即莫怪。」公公道：「怎麼又有個嘴臉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小和尚果有七十二副嘴臉。」公公初然不信。行者即時現出

七十二樣嘴臉，那老者見了，嚇得面無血色，腿腳酸麻，站不穩，撲的一跌，爬起來，又一個踉蹌。大聖上前道：『老官兒，不要虛驚。我等面惡人善，莫怕！莫怕！適間蒙你好意，報有妖魔，委的有多少怪？一發累你說說，我好謝你。』

那老兒戰戰兢兢，口不能言，又推耳聾，一句不應。行者見他不言，即抽身回坡。長老道：『悟空，你來了？所問如何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不打緊！不打緊！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，只是這裏人胆小，把他放在心上。沒事，沒事有我哩！』長老道：『你可曾問他此處是甚麼山，甚麼洞，有多少妖怪，那條路通得雷音？』八戒道：『師父，莫怪我說。若論賭變化，使捉招，捉弄人，我們三個五個也不如師兄；若論老實，像師兄就擺一隊伍，也不如我。』唐僧道：『正是！正是！你還老實。』八戒道：『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，問了兩聲，不尷不尬的就跑回來了。等老豬去問他個實信來。』唐僧道：『悟空，你仔細看。』

好獸子，把釘鈹撒在腰裏，整一整皂直裰，扭扭捏捏，奔上山坡，對老者叫道：『公公，唱喏了。』那老兒見行者回去，方拄着杖掙得起來，戰戰兢兢的要走，忽見八戒，愈覺驚怕，道：『爺

爺呀！今夜做的甚麼惡夢，遇着這夥惡人爲先的那和尚醜便醜，還有三分人相；這個和尚，麼這等個確挺嘴，蒲扇耳朵，鐵片臉，毳毛頸項，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！」八戒笑道：「你這老公公不高興，有些兒好褒貶人。你是怎的看我哩？我醜便醜，奈看，再停一時就俊了。」

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，只得開言問他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，法名叫做悟能八戒。纔來先問的，叫做悟空行者，是我師兄。師父怪他沖撞了公公，不曾問得實信，所以特着我來拜問。此處果是甚山，甚洞？洞裏果是甚妖精？那裏是西去大路？」公公指示指示。老者道：「可老實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。」老者道：「你莫像纔來的那個和尚走花溜水的胡纏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不像他。」

公公拄着杖，對八戒說：「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。中間有座獅駝洞。洞裏有三個魔頭。」八戒啐了一聲：「你這老兒却也多心！三個妖魔，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！」公公道：「你不怕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瞞你說。這三個妖魔，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，我一鉞就築死一個；我還有個師弟，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；三個都打死，我師父就過去了，有何難哉！」那老

者笑道：『這和尚不知深淺！那三個魔頭，神通廣大得緊哩！他手下小妖，南嶺上有五千，北嶺上有五千；東路口有一萬，西路口有一萬；巡哨的有四五千，把門的也有一萬；燒火的無數，打柴的也無數；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。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，專在此吃人。』

那獸子聞得此言，戰兢兢跑將轉來，相近唐僧，且不回話，放下鋤，在那裏出恭。行者見了，喝道：『你不回話，却蹲在那裏怎的？』八戒道：『謊出屎來了！如今也不消說，趕早兒各自顧命云罷！』行者道：『這個獸根！我問信偏不驚恐，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！』長老道：『端的何如？』八戒道：『這老兒說：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。中間有座獅駝洞。洞裏有三個老妖，有四萬八千小妖，專在那裏吃人。我們若躡着他些山邊兒，就是他口裏食了，莫想去得！』

三藏聞言，戰兢兢，毛骨悚然，道：『悟空，如何是好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放心，沒大事。想是這裏有便有幾個妖精，只是這裏人胆小，把他就說出許多人，許多大，所以自驚自怪。有我哩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哥說的是那裏話？我比你不同。我問的是實，決無虛謬之言。滿山滿谷都是妖魔，怎生前進？』行者笑道：『獸子嘴臉！不要虛驚！若論滿山滿谷之魔，只消老孫一路棒，半

夜打個罄盡！

八戒道：「不羞，不羞！莫說大話！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，怎麼就打得罄盡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說怎樣打？」八戒道：「憑你抓倒，細倒，使定身法定倒，也沒有這等快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甚麼抓拿細縛。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，叫「長」！就有四十丈長短；幌一幌，叫「粗」！就有八丈圍圓粗細。往山南一滾，滾殺五千；山北一滾，滾殺五千；從東往西一滾，只怕四五萬碾做肉泥爛醬！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若是這等趕麵打，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。」沙僧在旁笑道：「師父，有大師兄怎樣神通，怕他怎的，請上馬走啊。」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，沒奈何，只得寬心上馬而走。

正行間，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。沙僧道：「他就是妖怪，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，恐誑我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忙，等我去看看。」好大聖，跳上高峯，四顧無跡，急轉面，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，即縱雲趕上看時，乃是太白金星，走到身邊，用手扯住，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：「李長庚！李長庚！你好癩想，有甚話，當面來說便好；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模樣混我？」金星

慌忙施禮道：『大聖，報信來遲，乞勿罪！乞勿罪！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，勢要崢嶸，只看你損移變化，乖巧機謀，可便過去；如若怠慢些兒，其實難去。』行者謝道：『感激！感激！果然此處難行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，借些天兵幫助老孫幫助。』金星道：『有有！有有！你只口信帶去，就是十萬天兵，也是有的。』

大聖別了金星，按落雲頭，見了三藏道：『適纔那個老兒，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。』長老合掌道：『徒弟，快趕上他，問他那裏另有個路，我們轉了去罷。』行者道：『轉不得。此山徑過有八百里，四周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。怎麼轉得？』

三藏聞言，止不住眼中流淚道：『徒弟，似此艱難，怎生拜佛！』行者道：『莫哭！莫哭！一哭便膿包行了！他這報信，必有幾分虛話，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，誠所謂「以告者過也。」你且下馬來坐着。』八戒道：『又有甚商議？』行者道：『沒甚商議。你且在這裏用心保守師父。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。』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，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，拿住一個，問他個詳細，教他寫個執帖，開個花名，把他老老小小，一一查明，吩咐他關了洞門，不許阻路，却請師父

靜靜悄悄的過去，方顯得老孫手段！沙僧只教：『仔細仔細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不消囑咐，我這一去，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，就是鐵裹銀山也撞透門！』

好大聖，唵一聲，縱筋斗雲，跳上高峯，扳藤負葛，平山觀看，那山裏靜悄無人，忽失聲道：『錯了！錯了！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。他原來恐誑我，這裏那有個甚麼妖精？他就出來跳風頑耍，必定拈鎗弄棒，操演武藝；如何沒有一個……』正自家揣度，只聽得山背後，叮叮噹噹，辟辟剝剝，梆鈴之聲，急回頭看處，原來是個小妖兒，搦着一桿令字旗，腰間懸着鈴子，手裏敲着梆子，從此向南而走。仔細看他，有一丈二尺的身子，行者暗笑道：『他必是個鋪兵。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。且等我去聽他一聽，看他說些甚話。』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個咒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蒼蠅兒，輕輕飛在他帽子上，側耳聽之。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，敲着梆，搖着鈴，口裏作念道：『我等尋山的，各人要謹慎，隄防孫行者。他會變蒼蠅！』行者聞言，暗自驚疑道：『這厮看見我了；若未看見，怎麼就知我的名字，又知我會變』

蒼蠅……」原來那小妖也不會見他，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，却是個謠言。着他這等胡念，行者不知，反疑他看見，就要取出棒來打他，却又停住，暗想道：「會記得八戒同金星時，他說老妖三個，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，似這小妖，再多幾萬，也不打緊，却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……等我問他一問，動手不遲。」

好大聖！你道他怎麼去問？跳下他的帽子來，釘在樹頭上，讓那小妖先行幾步，急轉身騰挪，也變做個小妖兒，照依他敲着梆，搖着鈴，搯着旗，一般衣服，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，口裏也那般念着，趕上前叫道：「走路的，等我一等。」那小妖回頭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好人呀！一家人也不認得！」小妖道：「我家沒你呀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沒我？你認認看。」小妖道：「面生，認不得！」行者道：「可知道面生。我是燒火的，你會得我少？」小妖搖頭道：「沒有！沒有！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，也沒有這個嘴尖的。」

行者暗想道：「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。」即低頭，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：「我的嘴不尖啊。」真個，就不尖了。那小妖道：「你剛纔是個尖嘴，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？疑惑人子！大不

好認！不是我一家的少會，少會可疑，可疑！我那大王家法甚嚴，燒火的只管燒火，巡山的只管巡山，終不然教你燒火，又教你來巡山？」行者口乖，就趁過來道：「你不知道。大王見我燒得火好，就陞我來巡山。」小妖道：「也罷；我們這巡山的，一班有四十名，十班共四百名，各自年貌，各自名色。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，不好點卯，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爲號。你可有牌兒？」

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，那般報事，遂照他的模樣變了；因不會看見他的牌兒，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，更不說沒有，就滿口應承道：「我怎麼沒牌？但只是剛纔領的新牌，拿你的出來我看。」那小妖那裏知這個機關，即揭起衣服，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，穿條絨線繩兒，扯與行者看看。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，正面有三個真字，是「小鑽風」。他却心中暗想道：「不消說了！但是巡山的，必有個「風」字墜腳。」便道：「你且放下衣走過，等我拿牌兒你看。」即轉身，插下手，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，捻他把叫「變」！即變做個金漆牌兒，也穿上個絨絨繩兒，上書三個真字，乃「總鑽風」。拿出來，遞與他看了。小妖大驚道：「我們都叫做小鑽風，偏你又叫做個甚麼「總鑽風」！」行者幹事找絕，說話合宜，就道：

「你實不知。大王見我燒得火好，把我陞個巡風；又與我個新牌，叫做「總巡風」。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。」那妖聞言，即忙唱喏道：「長官，長官，新點出來的，實是面生。言語沖撞，莫怪！」行者還着禮笑道：「怪便不怪你，只是一件見面錢却要哩。每人拿出五兩來罷。」小妖道：「長官不要忙，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，一總打發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和你同去。」那小妖真個前走，大聖隨後相跟。

不數里，忽見一座筆峯。何以謂之筆峯？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峯來，約有四五丈高，如筆插在架上一般，故以為名。行者到邊前，把尾巴一擡一擡，跳上去，坐在峯尖兒上，叫道：「鑽風都過來！」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：「長官，伺候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？」小妖道：「不知。」行者道：「大王要吃唐僧，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，說他會變化，只恐他變作小鑽風，來這裏躡着路徑，打探消息，把我陞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。」小鑽風連聲應道：「長官，我們俱是真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真的，大王有甚本事，你可曉得？」小鑽

風道：『我曉得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曉得，快說來我聽。如若說得合着我，便是真的；若說差了一些兒，便是假的。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。』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，弄璋弄智，呼呼喝喝的，沒奈何，只得實說道：『我大王神通廣大，本事高強，一口會吞了十萬天兵。』

行者聞說，吐出一盤道：『你是假的！』小鑽風慌了道：『長官老爺，我是真的，怎麼說是假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你既是真的，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，一口就吞了十萬天兵？』小鑽風道：『長官原來不知。我大王會變化，要大能撐天堂，要小就如菜子。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，邀請諸仙，他不曾具柬來請，我大王意欲爭天，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；是我大王變化法身，張開大口，似城門一般，用力吞將去，唬得衆天兵不敢交鋒，關了南天門，故此是一口會吞十萬兵。』

行者聞言暗笑道：『若是講手頭之話，老孫也曾幹過。』又應聲道：『二大王有何本事？』小鑽風道：『二大王身高三丈，臥蠶眉，丹鳳眼，美人身，匾擔牙，鼻似蛟龍。若與人爭鬪，只消一鼻子捲去，就是鐵背銅身，也就魂亡魄喪。』行者道：『鼻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。』又應

聲道：『三大王也有許多手段？』小鑽風道：『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，名號雲程萬里鵬，行動時，搏風運海，振北圖南，隨身有一件兒寶貝，喚做「陰陽二氣瓶。」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，一時三刻，化爲醬水。』

行者聽說，心中暗驚道：『妖魔倒也不怕，只是仔細防他瓶兒。』又應聲道：『三個大王的本事，你倒也說得不差，與我知道的一般；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？』小鑽風道：『長官，你不知道？』行者喝道：『我比你不知些兒！因恐汝等不知底細，吩咐我來着實盤問你哩！』小鑽風道：『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，三大王不在這裡住。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。那廂有座城，喚做獅駝國。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，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，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。如今盡是些妖怪。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，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就延壽長生不老；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，自家一個難爲，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爲兄弟，合意同心，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『這潑魔十分無禮！我保唐僧成正果，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？』恨一聲，咬響鋼牙，掣出鐵棒，跳下高峯，把棍子望小妖頭上研了一研，可憐就研得像一個肉蛇！自家見了，又不忍道：『咦！他倒是個好意，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，我怎麼却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？——也罷，也罷，左右是左右！』

好大聖，只爲師父阻路，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，就把他牌兒解下，帶在自家腰裏，將令字旗擄在背上，腰間掛了鈴，手裏敲着梆子，迎風捻個訣，口裏念個呪語，搖身一變，變的就像小鑽風模樣，拽回步，竟轉舊路，找尋洞府，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。這正是千般變化美猴王，萬樣騰挪真本事！

闖入深山，依着舊路，正走處，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，卽舉目觀之，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，排列着鎗刀劍戟，旗幟旌旄。這大聖心中暗喜道：『李長庚之言，真是不妄，真是不妄！』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：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，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迎風亂

舜，就知有萬名人馬；却又自揣自度道：『老孫變作小鑽風，這一進去，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，我必隨機答應。倘或一時言語差訛，認得我啊，怎生脫體？就要往外跑時，那夥把門的攔住，如何出得門去？——要拿洞裏妖王，必先除了門前衆怪！』

你道他怎麼除得衆怪？好大聖想着：『那老魔不會與我會面，就知我老孫的名頭，我且倚着我的這個名頭，仗着威風，說些大話，嚇他一嚇看。果然中土衆生有緣有分，取得經回，這一去，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，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；假若衆生無緣無分，取不得真經啊，就是縱然說得蓮花現，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。』心間口，口間心，思量此計，敲着梆，搖着鈴，竟直闖到獅駝洞口，早抄前營上小妖攔住道：『小鑽風來了！』

行者不應，低着頭就走。走至二層營裏，又被小妖扯住道：『小鑽風來了？』行者道：『來了。』衆妖道：『你今早巡風去，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撞見的，正在那裏磨扛子哩。』衆妖害怕道：『他怎麼個模樣？磨甚麼扛子？』行者道：『他蹲在那湖邊，還似個開路神；若站起來，好道有十數丈長，手裏拿着一條鐵棒，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扛子，在那石崖

上抄一把水磨一磨，口裏又念着：「扛子啊！這一向不曾拿你出來顯顯神通，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，也都替我打死，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！」他要磨得明了，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

理！
那些小妖聞得此言，一個個心驚胆戰，魂散魄飛。行者又道：「列位，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，也分不到我處，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？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。」衆妖都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各自顧命去罷。」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蟲虎豹，走獸飛禽，鳴的一聲，都闕然而去了。這

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，却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！
行者暗自喜道：「好了！老妖是死了！聞言就走，怎敢覷面相逢——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；若說差了，纔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得，却不走了風訊……」你看他——

存心來古洞，仗胆入深門。

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